

東排灣族傳統居家環境之植物利用

鄭漢文

摘要

東排灣的生活場域擁有茂密的森林，豐富的野生動植物。從聚落周圍的植生種類，透過植物俗名、傳說敘述及生活用途的探究，仍可清楚的看出東排灣族居家周圍植生的利用模式。東排灣族居家的建築用材，亦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興建，木材的選擇在宗柱及靈柱特別用心，茄苳、烏心石的心材是最好的選擇；一般柱子的選擇則以堅硬、沈重、耐腐的樹材為主，台灣檫是主要的優先選擇；需要雕刻的簷板或主柱，則以烏心石為主。橫樑則選擇質輕、通直的楓香和白榕的支柱根。住家周圍的環境從家屋向外輻射，植相的干擾度逐漸減少。家戶間以文珠蘭、檳榔為界限，並以具有香味的植物栽植於家屋邊緣美化庭園；頭目家廣場前則栽植白榕為具體象徵；雀榕則做為部落內外的界限；刺竹做為居家與墳地的界限植物；茄苳、朴樹做為旱田燒墾的留存木；大葉楠做為自然林的獵場指標等等；這些樹種，在在顯示不同植物於不同生活環境下的經營與利用。

Abstract

There is flourishing forest and abundant animal of Eastern Paiwan field.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Eastern Paiwan people whom how to make use of plant pattern of nearby dwelling, may through the vegetation of species, local names, legendary narration and folk-utility. In Eastern Paiwan people's house was build by natural materials that take

● 家屋・檳榔與老藤



from forest around their village. Especially, about ancestral pillar or spiritual pillars are elaborated choice. Other pillars made with hard, weighty and durable wood. Beams are made with property of light, lengthwise, and vertical wood. Vegetation is disturbed more and more reduced gradually from dwelling to field. Betel nut(Areca catechu) and Crinum asiaticum are plant for residential boundary and cultivate sweet smell plants surround house. Ficus benjenn symbols of chief's domain that is cultivated in square. Thorny Bamboo(Bambusa stenostachya) is marginal plant for both of village and cemetery. Bischofia javanica, Ceitis

formosana are remained for swidden field. Machilus kusanol is sign for hunting ground. These trees are revealed different mode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一、前言-自然植被與東排灣

就東海岸線南部地形來看，知本和大武為兩個顯著的收縮點，在這兩點之間，就是東排灣族的主要居住環境；另外，植物學者普遍認為，恆春半島西以枋寮為界，經林邊溪上游的力里溪至依丁山山下，沿著大武山的東坡面(註1)往東順著知本溪到知本，整個半島的東大半部全部籠罩在東北季風迎風坡的效應下，植物分布兼具了台灣本島及恆春半島兩種植物區系的特色。

知本大武沿線的恆春半島東半部溪谷及山麓地區，也有部分林相優良的雨林，森林的優勢樹種包括桑科、大戟科、茜草科等熱帶的類別。迎風坡因受東北季風影響，以小葉木犀、大明橘、大頭茶為代表；非迎風坡以印度栲、星刺栲、黃杞、紅花八角、烏心石、瓊楠等為代表；榕楠林的溪谷環境以大葉楠、白榕、幹花榕、茄冬、大葉樹蘭、江某、高士佛堅木、台灣山香圓等為代表。



次生植被的垂直分布中，櫟林帶的次生植物以港口木荷、大頭茶、奧氏虎皮楠為代表；楠櫟林帶的次生植物則以白袍子、山黃麻為最多，亦可伸入榕楠林及北侵植群的次生地；榕楠林及北侵植群的次生植物則以血桐、蟲屎、咬人狗為主；靠近海岸乾生地域的次生林，以銀合歡、羅氏鹽膚木為主體，混生相思樹、黃荊、克蘭樹等(楊國楨、陳玉峰，2000)。

二、歷史山林與東排灣

環境也替土生土長的宇宙論和世界觀提供了主要基礎材料。不同的時期，政治、經濟、技術及文化的因素都影響著山林的利用模式。十六世紀前，遙拜山以南的中央山脈東西兩側，是魯凱族和排灣族活動區域(馬淵東一，1974)。傳統住民基於遷徙、耕作、狩獵、婚姻、訪親等，在這一片山林裡，經過漫長的歲月走出橫貫的獵徑。清領之後的封山政策，後山一直被視為黑暗的世界。《台海使槎錄》對大武沿線記載著：「在傀儡山後沿海一帶，地與傀儡山相連，中有高山聳起，相傳七十二社。各社……貨則鹿脯、鹿筋、鹿皮、麋皮、麂皮、芋藤。果則蕉實、鳳梨、蔗槎、柑柚、檳榔、毛柿。土番日食薯芋、黍稷、金瓜。……入傀儡山，行二日可至；鳥道盤旋，跋履匪易。外此則穿荊度莽、越嶺攀藤，尤難施步矣」(黃叔璥，1957:158-160)。

1858年邱植物園威爾福(Wilford)及史溫侯(Swinhoe)進行環島採集，透露採集史料(註2)：「林中滿佈樟樹叢林的巍巍山巒裡，想必富藏著許多未被發現的物種，由於當地原住民極為兇悍，想要攀登時，山上也必然危險重重」(吳永華，1999:27)。

西方人在台灣採集最有成果的亨利(Henry)在其1896年的《Botany of Formosa》中說道：「台灣最美麗的植物莫過於各式各樣的樹蘭(tree-orchids)，而台灣的蝴蝶蘭是最引人注目的。糙莖麝香

●家屋旁的山黃梔



百合生長於本島的南北兩端。龍船花開著火紅的花朵十分出眾。山素英值得引進歐洲的花園。山黃梔是普遍的野生種。絹毛鳶尾是一種可愛的植物，生長在竹叢下陰暗處。棕櫚樹的種類不多，但其中一種小型的山棕卻非常美麗，應該引入歐洲保護。羊齒植物談不上美麗，這是每一個東方人眾所週知的。許多優雅有用的竹子，尤其是直莖很大的竹子被作成竹筏，然而我們對台灣竹類的常識還是很有限。…撿樹藤是一種巨大無比的攀緣植物，屬東加植物，最引人注意的是它鋸齒狀的大葉子，但或許沒有鴨腱藤這種攀藤植物那麼大，生長在山區裡，有著巨大的豆莢及種子。…不了解咬人狗這種植物本質的人，對它刺人的感受定會意想不到」（吳永華，1999:240-241）。美麗的植物、竹筏及令人刺痛的咬人狗，描述了環境給人的具體感受。

清末袁聞柝1874年時寫了〈南路開山祭告山神文〉：「……臺城之背，傀儡之東；番族所聚，密林深叢；禽伏獸匿，風教未通」；「自下淡水，暨埤南社；群峰刺天，大槽滿野；麋鹿攸居，鳥鳶不下；百數十里，古無通者」（袁聞柝，1960:78-79）。開山撫番時期，《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羅大春，1972:34）描述：「自崑崙坳至諸野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荒險異常，上崖懸升，下壑聳壁。

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諸野葛以下地略平坦，但榛蕪未翦，焚萊伐木頗費人功」。池志徵（1960:13-14）在1894年的〈全台遊記〉：「高峰數重，果皆壁立。烟霧淋漓，十步之外不見人；鹿啼猿吼，遠近俱聞，如是者十八里到大樹林焉。大樹林十里，兩旁皆合抱大樹，樹黑如山，人皆在樹中行。」這幾段話點出了當時東排灣族居住環境蓊鬱的林相及豐富的資源。

日人田代安定1896著手台灣東部的調查規劃，先後到卑南及太麻里溪等地採集。在《台灣植物誌》其提到的有採集翼核木、抱樹石葦、絨毛石葦、金錦香、野菰、鞭葉鐵線蕨等15種植物。分佈在太麻里以南的克蘭樹(*Klinhovia hospita*)，每年入秋與台灣欒樹同時開著花、結著果，成了東排灣海岸淺山環境特有的植物景觀。山田金冶(1922)於高雄洲及潮州郡進行排灣族有用植物調查，記錄239種。雖然地點僅限於屏東、高雄兩地，但其提供了一筆對排灣族植物利用的瞭解有著卓越的貢獻。佐佐木舜一(1921)從枋寮繞過恆春半島到大武，越過浸水營進行植物調查。

宮本延人1928年的《我的台灣紀行》中寫道：大武過了一夜之後，一行人沿著險峻的山坡上去。「這一路線叫做『浸水越』。…山頂附近為亞熱帶原生樹林，密密的掩蓋了天空。樹蔭下或有橫倒、腐爛的樹幹，長而大的羊齒植物生長其間，也有不知名的藤蔓攀纏著樹幹，寄生於樹幹的蘭科植物正開著花。然而這卻是不容許人類闖進的隱密的森林。第一次進入亞熱帶的原生林，著實使我感到驚奇。當我想到勇敢的高砂族是在這種原生林中從事狩獵時，敬佩之感油然而生」（宋文薰、連照美譯，1998:43）。學者、山林和排灣族的互動過程中，為這片原野留下了一篇篇的史料。

昭和10年(1935)總督府的南向政策，將台灣拓殖事業視為日本未來在東南亞發

展熱帶栽培業的準備，調查隊調查太麻里溪、大竹高溪及大武池附近後，各株式會社紛紛依官有林野貸渡規則申請開發土地。當時砂糖、茶、可可、咖啡、規那和棉花為台東積極發展的六大產業(廖秋娥，2001:110-1)。自此黑暗神秘山林的意象被打破，授田、集團移住後的土地和環境利用模式，有別於荷清時期，傳統獵取林中野生動物及採收森林副產品的運用方式。但在東排灣族的生活律則中，仍遺存文化的脈絡，以經驗法則的常識概念，持續經營以家屋為核心的山林田野。

這一如美國人類學家Steward (1955:37)《文化變遷的理論》指出：「人的生物性基礎、人的文化及人的生存環境是相互影響的；也就是說，一種文化養成的生活態度或生活習慣，都與一個族群對其生態環境的適應有關」。

三、家屋、植物與建築

面對現代性空間生產的衝擊，所需要的是地方風土之靈感。

—Kenneth Frampton

東排灣族的分布從北太麻里溪一路南下至安朔溪，並以中央山脈稜線為自然的屏障。部落間的傳統領域各以河流、山脈

●旱田裡刻意留下的茄苳樹



或陡峭的地形為界，居住型態少則20多戶，多則上百戶的集居型態。建築型態依起居生活的重要性可分成家屋(umaq)、穀倉、工寮(tapau)、獵寮，公共建築如瞭望台及進出部落邊界的地方等。

森丑之助描述排灣族人的生活用材提到：

建築材料及製作生車、犁耙所用的木材，都是樟木、小西氏楠、烏心石、欖、相思樹、黃連木、茄苳等(楊南郡，2000:213)。

馬克思(Marx)綜論他和黑格爾有關法律和政治的差異觀點：

在人類生活的社會生產裡，人類進入了不可或缺且獨立於其意志的明確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對應了其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這些生產關係的總體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真正的根基，在這上頭興起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層結構，並對應於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了一般的社會、政治和知性生活過程。並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存在，相反的，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在發展的某個階段裡，社會的物質力量會與既有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者以僅是同一事物的法律表現來說，與這些物質力量迄今藉以運作的財產關係產生衝突(王志弘等譯，2005：128)。

建築物的重要性，決定於起居生活時間的長短，同時也決定工作成本與取材的選擇。就植物材料而言，住屋的建材以長住久安的樹種為第一考量。家屋是日常生活的起居空間；穀倉則做為每年小米採收時，主要做為貯放小米及其它作物的場所；工寮則是山田經營用於存放耕作用具、休息炊事及遮風避雨的場所；獵寮則是獵戶為捕抓野生動物，做為夜宿或燻烤獵物之臨時性棲所。

建築物是人類將生材轉化為文化財的方式，其一如食物透過烹煮的熟食顯示文明進程的展現形式。從住屋到獵寮，其取材的就地性，由遠而近；其取材的選擇，

由嚴選到替代；其取材的大小，由大而小、由粗而細；其取用的資源，由多至寡；投入的社會網絡，則由團體至個人，建築物的形態，也由繁雜到簡陋。例如台灣蘆竹做為山上工寮的地面鋪材，其質感較為乾爽柔軟，如附近沒有台灣蘆竹，則以五節芒權充。獵寮則以台灣芭蕉的大型葉片作為鋪材和頂面用材，一來得以遮風避雨；山豬和猴子都很喜歡吃台灣芭蕉的果實，所以獵人會在附近搭起臨時獵寮，等待獵物。這些建築都是用來進行生產、維持生存，運用生態的整體形式。但是家屋的建築中，家屋才是生活的關鍵所在。

家屋的興建

「我呼喚祖靈賦予你能力，也將骯髒的東西，從你的頭到肩到背，一直到腳根，並順著樹根而逝。呸！你們都走吧！」--北里巫師宋毛皆

家屋經常是一個族群最具體、最固執、最具支配性的特性之一。家屋可以說是人類對於環境利用具體觀察的核心所在。家屋不只是人類自環境取材建立遮蔽之所，家屋旁美感經驗的創造與經營，家田燒墾與輪耕做為生產及生命的維繫，家屋生活用具需求對山林直接或間接的利用等，都與家的建立息息相關。到過峇里島的人，不禁會訝異於導遊所說的：「任何建築物都不能超過椰子樹的高度」。在排灣族的傳統建築裡，也有著「山頂上不能蓋房子」的類似禁忌。

土地的人文化成(humanization)可以視為人類在時空中尋找棲居方式的過程(同上引，2005:85)。家屋的類型不僅與社會制度有關，其也指涉了當時盛行的生產方式，不同時間與地方的歷史和文化差異，而其存在的真正形式，顯然會隨著區位、氣候、文化和材料而變。

排灣族分佈南台灣的廣闊區域，建材的使用受到地域性的影響而有所差異。基本上可分成兩種型態：一是以石板建造而成，不論牆砌、庭院、屋頂都以石材表

現；北、中排灣屬之。另一是以木板或石板為牆面，屋頂則全部覆蓋茅草；南排灣、東排灣屬之。但東排灣的牆面，除了木板外，也用了茅草或東部特有的卵石為牆面或牆基底座。

「家」是排灣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單位，而家屋與家名是家的物質基礎與象徵。頭目階級的家屋，尤其是輝煌家系的代表，常在簷樑、門扉、屋柱上雕刻人頭紋及百步蛇紋等最為常見。屋內柱子刻有男女祖先像，可以細數頭目家屋歷代祖先的尊貴與光榮。當部落宅地或耕地不足或遇有糾紛時，頭目或頭目家族的人，會帶著自己的部眾尋找新的居住地，基地的選擇多半以靈狗的行為作為選址的暗示。最典型的一如高士佛，Kuskus就是「狗爬地」之意(註3)。頭目選定位址，即在位址上插上一枝新斫的樹枝，或以插上隨行的手杖。自此，村民負責頭目家屋的興建，之後各家屋陸續興建，家屋則都順著地勢背向山脊，並以太陽升起的方向做為各個家屋的座向。家屋的創建，代表著一個排灣族人聚居生活的部落的形態，逐漸在山林中形成、傳衍的開始。

家屋的結構與用材

材料與結構形態不是死的物品，而是與人的身體和文化活動互動的人文存在物。傳統的東排灣族家屋構造區分為主屋與前庭兩部分。主屋為矩形縱深式平面，以掘穴砌邊牆的方式構築側壁及後壁，並沿開挖面或基地邊界每隔一定距離豎立板柱，柱間則穿以竹條或木板做為壁體，前壁則以木板組立而成。屋頂為雙坡式茅葺，橫樑直接跨於板柱之上，椽板之上屋頂敷面材料則為茅葺，茅草壓竹固定，其前後坡之比約為三比一。

家屋的內部以地板為界，地板上面是家庭成員生活的空間；地板以下是豎穴，是家族成員死後安息的地方(註4)。穀倉位於最內側，主柱承接之主樑落於穀倉前緣，且為全屋最高點，寢床則是由木板或

●成熟果實可供鹽的代用品之羅氏鹽膚木



竹材鋪成的連床。

樑、柱是家屋的主要結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柱子就是宗柱(cukes)，宗柱是掛山羌、山羊角的地方，是掛祭物的所在。另外兩根用於支撐第一橫樑的兩根板柱，稱為palem，亦即具有靈力的柱子。除了石牆內四排各三根柱子外，石牆外側亦需要十多根短柱形成「卜」字形斜撐柱子，並形成雙坡式側牆的支架。

柱子的選擇，多半以耐潮、耐腐、質地堅韌密緻的樹材加以削製成板形或圓柱形，並用火加以燻烤使其表面炭化後埋入土中。主柱的選擇，如果要進行雕刻，則以烏心石的心材為主，如不雕刻則以台灣欒(註5)、茄苳的心材為最優先考量；適合做為家屋的柱子用材，除台灣欒、烏心石外，還有錐果欒、青剛欒、黃連木、樹青等；另外較為粗大的土密樹、小葉桑、羅氏鹽膚木等，都是不錯的選擇。如果受限於人力及材料，當然也有次等的選擇，柱子是山枇杷、大頭茶(註6)、相思樹(註7)、水錦樹(註8)、筆筒樹等。

橫樑是橫跨柱列空間，並做為搭建屋頂桁架的主結構，選材要件以樹幹通直、比重較輕的樹材為宜。橫樑用材以普遍分布的大葉楠、樟樹或晚期栽植的杉木削製而成；次等的選擇則以楓香、山黃麻、台灣檜木、白榕支柱根等。宗柱上的橫樑稱

之為kavulunga sialangan。Kavulungan也就是「最大」的意思。在所有橫樑當中，除了主樑之外，簷板則兼具門面雕刻及與前排柱子搭接做為橫樑結構的功能，通常以烏心石或大葉楠為主要用材。簷板雕刻傳統上頭目、貴族家庭，常以人頭、百步蛇及陶甕為主要圖紋，常民有重要貢獻者雖可雕刻，但以一般生活素材為主；簷板因此也象徵者家屋成員及其社會階級，同時也演化出簷板不能用籐加以網綁的禁忌。如果加以網紮，象徵著主人被網紮的身體或心靈的不快而發生不幸。

住屋樑柱的主結構成形之後，則以約每半公尺的間距，以長枝竹(navunavuq)三支一組的方式橫綁於樑上做為椽架(tekong)；之後再以八丈芒莖(viyak)三支一組約50cm為距的方式構成桁架，垂直綁於椽架上，至此家屋整體的骨架終告完成。接著先進行側牆、屋頂的茅草披覆，並將茅草綁在八丈芒上，並以較粗大的竹子壓覆屋頂茅草並加以網綁固定，家屋的外觀也就完成。

接著進行內部空間的組裝，先以木板豎立前牆、門、窗和室內的壁板，壁板的基座將石頭打鑿成凹字形做為基礎，再將壁板嵌入。壁板的材料取自大葉楠、豬腳楠、芳樟、黃杞、苦楝、紅皮、朴樹、烏白及無患子(註9)等。屋內的小米倉，則以檳榔和八丈芒莖編織，並以黃藤加以固定而成的一個有窗無門的穀倉。

在樑、柱、桁、椽或任何部位的固定中，黃藤是不可或缺的繩索，因此，建屋前準備好大量的黃藤，加以劈切開來，去掉內皮成網的陰乾備料是件重要且繁瑣的工作。萬一建屋過程中，如果找不到那麼多黃藤，則會用印度鞭藤及莎筋竹充當較不重要的部位之網綁或做為短料的繩索，用來固定房子的椽、桁或綁住屋頂上茅草。

家屋、種子和小米

建造物 (building) 一詞在德文中有

●做為地界的文珠蘭



著存在 (being)、栽培 (cultivating) 和寄寓居所 (dwelling) 三義，而且又與天地人神形成相互聯結的網絡，人因而詩意地居住著。-- Martin Heidegger

排灣族的家屋通常都有一個家名，家名則與家屋成員的名字相聯結(註10)，家屋在非親屬間產權移轉，家名依舊。同一家人因故遷入另一家屋，則採用該屋原有之名。新建家屋者依例另取家名，但將原家屋主要材料搬運到新址重建者，常沿用其原有的家名。

家庭結構和家戶結合成社區的重要關鍵在於社會關係的居處法則，最重要者就是婚後居處的法則。排灣族的居處法則以種子家庭為核心的新居制。其將原居地稱之為paumaumaq，家屋則稱之為umaq，其是生來之所，也是死後回歸之處。家屋一般由長嗣繼承，留守原家的長嗣稱為vusam，也就是指小米收穫選取最好的一束做為「種粟」之用。vusam亦是留守原家的長嗣與種粟的稱謂相呼應，意在期望小米的豐收與家屋子嗣的繁衍得以相稱。長嗣所居住的原家稱之為qumusam，即「播種」之意，而弟妹創立的新家稱為qusam，即「種子」之意。一個vusam稱他的分家為kungedruq，意指：分家對於原家而言，如同竹子的一段或繩子的一

節。原家必須提供新建立分家耕作的粟種，而分家必須透過回贈原家小米或回原家分食小米。從上述幾個詞彙，可以一窺家或家裡成員與小米的關係，沒有小米者幾乎無以成家，家屋的最內側的小米倉之所以聖，家屋的屋簷之所以懸掛成把小米穗，在在都是顯現家屋的生命力。這種關係甚至延伸出土地的經營與環境的應用，其與小米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四、家屋、山田與部落的指標植物

東排灣族語有一個語詞特別的有意思，那就是cemer，它是「草」，也是「藥」，同時也是「毒」意思(鄭漢文等，2004)。一個單詞，同時說明了草可以拿來做藥；草的毒性，是藥的成份，草毒是草藥，毒草同時也是毒藥。這樣的觀念反應在每一種居家環境四周的植物運用上，每一種植物不是只有單一的看待，其植物利用是整體的、是多元的。

一般居家周圍的植物

「現在番社一帶所見的相思林、竹林、檳榔樹、蒲葵樹及榕樹並非自然林，而是他們歷代祖先依照舊習俗移種的，他們古來有植林的觀念，這是台灣蕃族之中少見的現象。此外，排灣族都有園藝趣味，蕃社內家家戶戶都有花園，無論男女都用草花製成環狀頭飾，人人有頭戴花環的習慣。他們在森林中看到美麗的野生草花，不但欣賞美麗的花朵，甚至把整株植物移到自己的花園內。寄生於巨木的羊齒類或藤蔓植物、蝴蝶蘭、木槲、金石槲等蘭科植物，如果在山中看到奇花異草，便採回移植於屋子附近的巨木鑑賞」(楊南郡譯，2000:215)。

東排灣族人在住家周圍植花蒔草，一者是做為美化庭園，二者是住家界限，三者是得以就近取材。就以做為界限植物的文珠蘭和檳榔為例，其在家屋、田園裡處處可見。文珠蘭的白色花瓣及其白色的假

莖，都是一種美的代表(註11)；當夏日於工作疲累時，可以用假莖敷貼額頭消暑祛熱或加以搗碎敷治腫瘡，當其白色的花朵盛開時，蚊蚋亦較不會靠近(註12)。檳榔則成排的種植於庭園，除了做為土地的界限之外，檳榔子也是日常生活中做為生命禮俗或日常招待賓客極為重要的嗜食品，而且檳榔樹幹可搭建房舍，葉鞘(rapanq)能盛裝食物，葉片可作引火材。

排灣族人相當重視居家環境園藝的經營，但日本人進到蕃社後，到處採集排灣族人所種的名貴草花，甚至因而拒絕日本人進入。森丑之助曾寫道：

「被稱為『南國名花』的野生蝴蝶蘭(kalala)，由於日本人濫採的結果，今日已經少見了，不久的將來會遭受絕滅的命運罷。此外，珍貴的熱帶林木，例如毛柿、象牙柿，現在已看不到巨木，我想不久就會消失。」(同上引,2000:215)。

果不出其所料，原產於大武、蘭嶼的野生蝴蝶蘭，至今只能試著找到蝴蝶蘭園藝界所稱的「台灣阿媽」，野外的環境已經不可見了。

除了鑑賞用的花卉外，果樹也是一種重要的選擇。芒果、蒲桃這兩種典型的熱帶水果，是排灣族人家屋旁最常見的果樹，其可能於遷徙時自原鄉帶來栽植之水果。芒果這種果樹有著kamara、kamaya、kayama、ngacuq的不同俗名，是排灣族樹名分化最為歧異的樹種，可見其年代之久遠。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的名稱由來，就是種植很多芒果



●可供食用的假酸漿



●用來包山地粽的月桃

ngacuq的譯音而來。

高大的芒果樹或其它大樹常攀附著荖藤，一者便於拉著藤莖爬上樹幹摘取芒果，二者荖葉可以用來平常包裹檳榔食用，粗大的藤莖則可以用來婚嫁或做為禮物饋贈。另外，住家周圍常見的植物有鐵砲百合、山黃樅(註13)、腎蕨做為頭花的用材；假酸漿、月桃做為製作山地粽的食材與包裝材；月橘做為樹籬並與艾納香、雛菊做為釀製小米酒的酒麴。不論是檳榔、荖藤、月桃做為食用的植物，亦或山黃樅、月橘或蝴蝶蘭做為觀賞綠籬花卉，這些居家周圍栽種的植物，有著普遍共同的特色，那就是「香」。

頭目住家與白榕

頭目家前庭疊石板為台，它的作用猶如司令台一般，中央一定種著一株榕樹。石台上高高榕樹標示蕃社頭目家的位置，同時是頭目的象徵。(楊南郡譯 2000:203)

相傳古時的人住的地方patai有棵榕樹，榕樹生出一條很長的根，一直通往地下的一層，可以順著樹根到下層去玩。下層有一種人叫luni，他們是很小的人，當



他們搖樹時，就會使中上層動搖、因而產生地震。這是排灣族人的宇宙觀，也是他們對地震的解釋。排灣族也把榕樹當做魔鬼的家，對大榕樹有著深層的敬畏。

傳統上頭目家庭的空地，空間夠大也需要提供一個納涼聚會的空間，所以樹冠幅巨大白榕成了頭目家庭樹種的指標，榕樹的葉片，是祭師用來進行收獲祭、五年祭及為三個月大的嬰兒進行祝禱(samalamak)的葉片，希望嬰兒能像榕樹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時也為頭目家族提供了晾乾山羌、水鹿等獵物外皮所需要的支架；白榕乾枯的樹幹，其燜燒不熄的特性，是獵人蒐集用來上山打獵做為引發火炮的火種用材；獲得的獵物帶回頭目家共享，揉過的獸皮則加以撐曬在白榕樹下。近年來，頭目的地位滑落，榕樹做為頭目家庭的指標也少見了，獵物的共享與揉曬獸皮的景像也不復再見。

竹子與山田

竹子是山田開墾是扦插栽植做為土地的主要界線，在金峰鄉壠坵村的老人家說：

「我們移居到每一個地方，都會插木為記，我們每開墾一個地方，則都會在地上種上竹子，尤其是泰山竹；因為竹子會長得很高、常綠不死、用途很多又不會亂跑，所以在山上如果看到有竹子的地方，就是有人開墾過的地，不可以隨便亂佔。」-金崙前村長李明亮

竹子做為生活的用材，其嫩筍供食用，竹篾用來編用具，竹竿用來蓋房子，



●壠坵部落與環境

●台灣朴樹



甚至做為五年祭的祭竿等，其重要性對居家環境不言可喻。在土板有一則傳說：

百步蛇是排灣族的祖先，當百步蛇逐漸長大之後，體長會愈來愈短，最後變成熊鷹；百步蛇與熊鷹是我們的祖先，祖先的靈魂會著剛長出來的竹子，一節一節的上到天際；祖先死的時候會哭泣，哭泣的淚水會留在竹節中，當我們砍下竹子時，裡面的水是祖先的淚水。因此，竹節裡仍然具有水分的竹子是不能拿來使用的。

在五年祭的祭場、或婚禮等儀式場合中，都可以看到整株完好且末端仍有枝條的竹子，在會場上扮演著與天或與靈相互呼應的象徵物。在五年祭時，不論在田園、雞舍、住宅、工寮等處，只要辛勤努力過的地方，都會以泰山竹的竹枝插在其上，引導著祖靈的到訪，並祈求其庇佑保護，並象徵著子孫的勤奮。

茄苳為熱帶指標植物，台東縣大武鄉的大竹村tjuacuqu，就是以茄苳為名。茄苳的樹幹是排灣族人用來當建材的主要樹種，耐蟻、耐水及耐腐的特性，讓它擔負

●小米田



起整棟屋子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中柱 (tsukes)。中柱是整個屋子的重心，粗大的樹幹除了當柱子之外，也可以用來當木板。東排灣族人對茄苳有著崇敬的心情，因為相傳茄苳是天神所喜愛的樹，所以在山田開墾時，常會留下茄苳。茄苳是山田裡常見的大樹，對大樹的敬畏，是一種依賴，也是一種恐懼。依賴的是靠著它來乘涼，靠它的生命現象做為交感巫術的法器；恐懼的是雷擊的時候可要快閃，同時也將之視為惡靈的居所。

植物與歲時

排灣族人主要以扦插方式栽植刺桐 (註14)，作為田園的圍籬界限；山田的燒墾工作曆也以植物做為指標，刺桐花開的時候，是一年的開始；無患子落葉時，則開始開墾旱地；甜根子草開花的時候，颱風期已過，東北季風還沒有來，是燒墾的好時機；山棕及相思樹花開是螃蟹最肥也是蟹黃最多的時候；其它如台灣欒樹初開黃花時，是種地瓜的好時機，錯過這個時機，生產的地瓜不大且易腐爛；九芎火紅的葉片，在山中格外醒目，同時也是族人判斷秋天到來的訊息；台灣朴樹的葉片，當其繁華謝盡，是冬末初春的時機，當其抽出嫩葉時，是獵捕飛鼠也是適合種春季小米的時機；烏皮九芎的花期適合種秋季小米，以配合兩期的雨水；九芎新春發芽及血藤開花時是拔小米田的雜草時機，太早拔則易造成小米枯萎，太慢拔則小米吸

收的養分不足；五節芒開花時種赤藜；猿尾藤果實成熟飄落時種芋頭；山棕和相思樹開花是蟹黃的時候，也是捕抓台灣絨螯蟹的時機；苦楝開花是開始要下雨了，也是栽種作物的好時機等，這些都是農耕歲時的指標植物。

旱地工寮附近除了茄苳之外，多半就近依於台灣朴樹、血桐、羅氏鹽膚木、山柚、或食茱萸搭建而成。朴樹每年初春發芽的時候，會有成群的虹彩叩頭蟲、彩艷吉丁蟲群聚樹上產卵繁殖，在山上工作的婦女們，會將其翅鞘拴在斗笠上，在陽光下閃閃逼人。

血桐的葉片則是日常烹煮芋頭地瓜時的鍋蓋，或用來包山地粽的外襯，樹枝則是良好的柴薪；羅氏鹽膚木則是提供蜜蜂的蜜源植物，讓家屋簷下的空樹幹窩巢得以常常有蜂蜜可供享用；山柚的嫩葉可供食用，樹幹則是製作木湯匙的最好用材；食茱萸的嫩葉則可用來做為香料，根部則可以治牙痛。這些在旱地周圍自然生長的植物，東排灣族人以撫育的照顧方式，提供了居家生活的副產所需。

●住家旁的芋頭田



雀榕與部落的出入口

部落的出入口則是以雀榕為主要樹種，東排灣族部落，不論大王、大鳥、大竹這些村落，至今都可以在進入部落前看到巨大雀榕的身影。傳統上雀榕是進入部落的指標植物，同時也是進出部落界限時進行palisi的地方。距離部落最近的palish之地，就是部落的人在山林裡工作、狩獵不幸發生意外時，做為全部落共同使用的喪葬之地；這些喪葬地的外圍，常栽植刺竹為界；另外則是早年首狩、特殊地景、經常自然崩塌之處，都是重要的palisi之地。森丑之助的《生蕃行腳》也指出：

排灣族幸虧設有Parisi之林，嚴格地加以保護。別地方的蕃地沒有像排灣族那樣嚴格地執行禁伐。在他們未完全開化的社會裡，由於「迷信的禁制」，禁伐Parisi之林，自然地在森林保護上發生了「保安林」的功用(楊南郡譯2000:249)。

傳統社會透過palisi(禁忌)和諧地聯結了「文化(人文發展)」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在「部落的空間結構中，融合了「生活」、「生產」與「生態」。



五、結語

本文僅能從家屋的建造與其周遭環境經營的論述，僅能點出東排灣族家屋與植物的局部關係。不論是建材的應用，園地的經營，看似漫無章法的植物利用，實則是在於說明不同的植物特性，長期與東排灣族人互為作用，進而直接或間接的與其居家建材與環境經營產生密切的關係。

東排灣族人以不同的植物，點出不同的生活區域。這些人為運用的界線/指標植物，創造了空間上不同的意象，同時也創造了多樣性的生物棲地。從空間的指標樹種來看，整個東排灣族住家及其周遭的生活環境，大樹做為住家及其周遭生活環境的意象，主要以文珠蘭/檳榔、白榕、雀榕、刺竹、泰山竹/刺桐、茄苳/朴樹、大葉楠這些種植物的文化運用，分別由近而遠的做為族群空間異化的指標。文珠蘭做為田園的界樁，檳榔做為家屋的界限，雀榕做為部落的指標，白榕做為頭目家的指標，刺桐/泰山竹做為山田的界籬；刺竹做為人與靈的界線，部落內的意象得以成形；進出部落的界限，則以雀榕為界，雀榕底下的空間則是進出部落的人心靈轉換的秘思空間；部落外圍做為喪葬地的林子，周圍栽植的刺竹，是做為人與靈的界限，也是讓人轉化為靈上到天際的媒介，高聳的竹梢，劃出了部落與palisi林的界限；山田燒墾的耕作地中，茄苳做為溪谷溝岸的濕生環境指標，而朴樹則做為乾生環境的指標，巨大的茄苳和朴樹，則分別提供不同的鳥類和昆蟲覓食和繁殖的場域；大葉楠azaway俗名的意義，說出了遠遠就可以望見大葉楠在闊葉林的樹冠層中是最高那一層的森林樹種；寬廣的樹冠幅，可以讓它長得相當高大，也讓它得以迅速生長形成粗大的樹幹。這些樹幹成為搭建房子屋頂板、壁板最主要的來源。

以上這些空間指標的樹種，構建了排灣族以家為核心的生態環境經營，也同時做為家屋建築的樹材。不同的指標植物下

●大鳥部落入口雀榕



的生態棲地，有著不同的原生植物或人為作物，也各自成了不同的生態體系。從家屋到周圍環境的植物利用，可以看出東排灣族發展了的生態學概念，運用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力量，通過鄉規民俗、禁忌、祭祀等手段，崇拜和保護某些植物、動物、原始森林和自然環境要素，以求得與自然界的和諧與相安。

傳統人類生活在「垂直、轉動、充滿象徵的世界」，現代人則生活在「表面廣寬廣、天花板低矮、無法轉動、美學及世俗」的世界(Tuan,1976:267)。國際民族生物學會1987年的倫理規則: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連性，此關連性主要是立基於原住民對全球最重要的多樣生態系統擁有相當大部分之傳統知識與

管理技巧。有鑑於此，人類學的知識是地方知識，了解異文化必須從當地人的角度出發。這些在地知識及生態知識應是生物多樣性是互補的現象，也應是全人類共同關切的課題。民族生態學研究人類如何察覺和運用其環境。傳統上聚焦於動植物語詞的分析和其它生態的現象企圖揭示認知結構影響人類的行為，近年來則以傳統住民所在意的價值，探討人與生物及非生物間的關係。在大武山下傳統山林孕育著排灣族的神話、祭儀與部落的發展，植物世界不再是單純的自為於其自身的世界。因此，如能更進一步的探討排灣族人如何透過文化的感知、文化的安排，將植物在社會分類下進行著特殊意義與用途的分派，或許可以更全面的推演至一個族群的文化生態法則。畢竟，認知起源於經驗的體現，通曉的解釋必需展現於人類物理環境的使用。

六. 誌謝

本文得以完成，茲深深的感謝好友廖聖福老師對樹材的協助與指導，同時感謝報導人曾明、賴房及甘比幾位長輩不吝提供寶貴的意見，在排灣族語彙的翻譯上，謝謝曾美慧小姐的大力協助，初步完稿後，在參考文獻上的疏漏及校稿上，得感謝林佳靜及楊淑玲兩位小姐及不厭其煩的一群志工們。

附註

1. 這個坡面界限是檜木林分布的潛在界限，即中海拔植群的下限。
2. 1860年Swinhoe發表於《Ibis》雜誌。
3. 早年的大鼓社(今遷到土板)，相傳頭目的手杖至今已長成數人合抱的大樹。
4. 排灣族人早期以蹲踞的方式進室內葬，日治時期後，才逐漸改為室外葬。傳統上，人死後要用繩索將屍體網綁起來，然後再放入傳統住屋的墓穴中。但早年社群中並沒有人造纖維的繩索，因此，習慣上都以葛藤這種植物的蔓莖來處理屍體。
5. 台灣檫在排灣族是重要的建築材料，尤其是房舍裡最重要的柱子、梁桁等，都以檫木為最佳材料。



6. 大頭茶的樹材極為堅硬，排灣族人常取其樹幹，短料用來削製成打小米的杵，長料則用來當房子的柱子。在排灣族的婚禮上，求婚的儀式比結婚繁複得多，同時也是雙方家庭彼此打量的重要時機。當男方向女方求婚時，男方會帶大量的木材到女方家，上等的木材，就是筆直易入灶、堅硬耐燃的樹種，大頭茶的材質就是主要的選擇之一。
7. 鹿野忠雄認為「相思的原產地在呂宋島，且是在中部以北向西的山坡地較多的樣子。同時也是構成低位山坡森林的乾燥成份之一。相思樹應是排灣族的一支在移住台灣時所帶來的，Rikiriki社以南群立的大株相思樹，也可解釋作古代造林的跡地。事實上，可能是蕃族在移住之際，攜帶了此項在農耕手段上不可或缺的植物同行的。」
8. 刺土蜜和水錦樹的生木就算直接接觸潮濕的地面也不易腐爛，是搭建房舍的良好柱材，惟不易找到較為，粗大的。
9. 傳統上無患子的樹幹不可以用來當柴火，否則會造成眼盲。不知是否其種子用於祭儀、占卜選祭司、治病禮儀、處理喪事儀式的神聖性有關。
10. 如加谷拉夫·甘比(tjakulavu kanpi)，加谷拉夫是其出生之家的家名，甘比是其名字。
11. 東排灣族人常以文珠蘭稱讚婦女的美，如matu ljivakung，意思是指「像文珠蘭那麼白」的意思。
12. 受訪對象：新興村季石城。男性，76歲。
13. 東排灣族婦女很喜歡將山黃梔的花插在耳際或製成頭花。山黃梔的材質相當堅硬，近幾年來，其根部常被拿來當成印章材、牛軛等等。傳統上，排灣族人取其樹幹來製作煙斗、湯瓢等生活用具。優雅的樹形，潔白清香的花朵，加上是良好的庭園植物，因此有人將其稱之為排灣族的國花。
14. 刺桐樹幹的樹材鬆軟，適合製成蒸斗炊煮米飯；木板主要用於糧倉外圍側板，因為老鼠不咬刺桐做成的木板。

附錄：住屋環境主要植物名錄

中名	學名	俗名	用途
相思樹	<i>Acacia confusa</i>	tjuulj/tjuqulj	工作曆指標樹種
台灣檜木	<i>Alnus formosana</i>	kaluma	橫樑
台灣杪欏	<i>Alsophila spinulosa</i>	rikis(♀)	柱子
檳榔	<i>Areca catechu</i>	saviki	庭園界限、招待賓客、柱當橫樑及小米倉用材。
山棕	<i>Arenga engleri</i>	valjevalj	工作曆指標樹種
長枝竹	<i>Bambusa dolichoclada</i>	navunavuq	編側牆、蓋屋頂、室內署物、床舖
刺竹	<i>Bambusa stenostachya</i>	kavayan	凶死之地與部落界限植物
泰山竹	<i>Bambusa vulgaris</i>	kaqauan/qaauan	真正的竹子之意、人靈通到祖靈媒介、編牆、屋頂、屋內置物架、有人開墾之地的指標
猿尾藤	<i>Benistera bengalensis</i>	qaulet	工作曆指標樹種
茄苳	<i>Bischofia javanica</i>	cuqu	中柱、牆板
刺土蜜	<i>Bridelia balansae</i>	djaulay(♂)	柱子
土蜜樹	<i>Bridelia monocia</i>	djaulay(♀)	柱子
黃藤	<i>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i>	uay/quay	家屋結構主要繩索
台灣朴樹	<i>Celtis formosana</i>	sukang	壁板、旱地田園指標
山柚	<i>Champereia manillana</i>	valjangatju	庭園食用植物
芳樟	<i>Cinnamomum camphora</i>	rakes	壁板

中名	學名	俗名	用途
文珠蘭	<i>Crinum asiaticum</i>	ljivakung	界椿、園景
筆筒樹	<i>Cyathea lepifera</i>	rikis(♀)	柱子
青剛櫟	<i>Cyclobalanopsis glauca</i>	qautj	柱子、門檻
黃杞	<i>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i>	capelju	壁板
刺桐	<i>Euchresta formosana</i>	vuciyulj	工作曆指標樹種、穀倉用板(老鼠不咬)
山枇杷	<i>Eriobotrya deflexa forma deflexa</i>	kaludij	柱子
食茱萸	<i>Fagara ailanthoides</i> var. <i>ailanthoides</i>	tjanaq	庭園食用植物
白榕	<i>Ficus benjamina</i>	djaraljap	頭目家屋的指標樹種、支柱根做橫樑
雀榕	<i>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i>	vacinga	部落出入口指標樹種
印度鞭藤	<i>Flagellaria indica</i>	valjanay	屋頂用繩索
大頭茶	<i>Gordonia axillaries</i>	pangangats	柱子
白茅	<i>Imperata cylindrica</i>	ravuc	屋頂及側牆被覆材
台灣欒樹	<i>Koelreuteria henryi</i>	rali	工作曆指標樹種
楓香	<i>Liquidambar formosana</i>	qaljinglud/aljinglud	橫樑、壁板
九芎	<i>Lagerstroemia subcostata</i>	djaas	工作曆指標樹種
血桐	<i>Fagara ailanthoides</i> var. <i>ailanthoides</i>	vaw/lamut	工寮支架、柴薪、烹煮芋頭的鍋蓋、包山地粽的襯葉
大葉楠	<i>Machilus kusanol</i>	azavay/qazavay	壁板主要來源
豬腳楠	<i>Machilus thunbergii</i>	maruqazaway	壁板
芒果	<i>Mangifera indica</i>	ngacucq/manngas/ kamaya	庭園食用植物
苦楝	<i>Melia azadarach</i>	vangas	壁板、工作曆指標植物
烏心石	<i>Michelia formosana</i>	sekazu	柱子
五節芒	<i>Miscanthus floridulus</i>	ljaviya	工寮地面鋪材、獵寮屋頂用材、起火材、工作曆指標
八丈芒莖	<i>Miscanthus sinensis</i> var. <i>condensatus</i>	kaljaviyan	真正的芒草之意；八丈芒莖稱為viyak
血藤	<i>Mucuna macrocarpa</i>	qalijac/alijac	拖用木材用索、工作曆指標樹種
黃蓮木	<i>Pistacia chinensis</i>	qunip	柱子
無患子	<i>Sapindus saponaria</i>	zaqu/zau	工作曆指標樹種、壁板
烏臼	<i>Sapium sebiferum</i>	alulu	壁板
小米	<i>Setaria italica</i>	vaqu/vau	家屋象徵及食用植物
莎勒竹	<i>Schizostachyum diffusum</i>	saljes	屋頂用繩索短料
烏皮九芎	<i>Styrax formosana var. formosana</i>	djelay	工作曆指標樹種
紅皮	<i>Styrax suberifolia</i>	unevunevulj	壁板
山黃麻	<i>Trema orientalis</i>	ljauzung	橫樑
假酸漿	<i>Trichodesma khasianum</i>	ljavilu	庭園食用植物主要供包away之用
水錦樹	<i>Wendlandia uvariifolia</i>	camali	柱子
台灣欒	<i>Zelkova serrata</i>	tjeves	主要的柱子用材

參考文獻

山田金治

1922 パイウン蕃族利用植物。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彙報1:1-64。

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譯

2005 現代化地理學。台北國立編譯館。Henry, A. 1896. Botany of Formosa. Kew Bull. Misc. Inf. pp.65-76.



池志徵

1960 [1894] <全台遊紀>，《台灣遊記》。台灣文獻叢刊第89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佐佐木舜一

1921 恆春半島於森林植物分布概觀。台灣博物學會報11(52)：1-38。

吳永華

1999 台灣植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台灣採集植物的故事。台中：晨星出版社。

宋文薰、連照美譯

1998 宮本延人口述。我的台灣紀行。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袁閩柝

1960 [1874] <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蒐錄於《台東州採訪冊》。台灣文獻叢刊第81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馬淵東一

1974 [1954] <高砂族的移動分布>，《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頁275-460，東京：社會思想社。

黃叔璥

1957 [1828] 《台灣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南郡譯

2000 森丑之助著。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楊國楨、陳玉峰

2000 恆春半島的植群。植物園資源及經營管理。嚴新富編。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pp.55-66

廖秋娥

2001 《台東縣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變遷》。台灣師大博士論文。

羅大春

1972 [1875] 《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台灣文獻叢刊第308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鄭漢文、王相華、鄭惠芬、賴紅炎

2004 《排灣族民族植物》。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Henry, A.

1896 Botany of Formosa. Kew Bull. Misc. Inf. pp.6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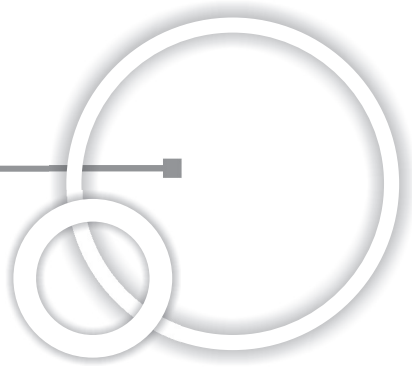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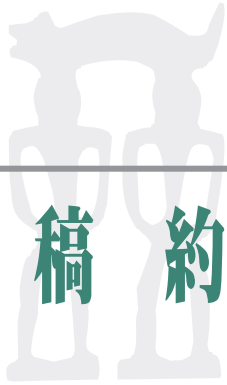
Steward, Julian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uan, Yi-Fu.

1976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u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66-76.

◎本文作者為台東縣新興國小校長。



文化驛站是本館同仁共同耕耘的園地，敬請大家踴躍賜稿。

一、本刊除特約專題之外，收錄同仁投稿，主題如下：

1. 博物館論壇 有關博物館學各項主題之論文。
2. 探索台灣 台灣考古學、自然史、民族學之探索報導。
3. 史前館剪影 本館各項業務、環境生態之介紹。
4. 博物館巡禮 本館同仁參觀國內外各博物館之心得。
5. 館藏圖說 本館各項蒐藏品、展示品之介紹。
6. 活動傳真 本館同仁辦理各項活動之成果分享。
7. 評論與書摘 博物館學、考古學、自然史、民族學之評論或書籍引介。

二、來稿請勿一稿兩投。請以Word 檔案書寫，中文橫書。除特約專題與專論外，來稿以八百字至八千字為限。請以電子郵件或是磁碟片傳至執行編輯。照片請另紙加註圖說。

三、本刊年出二期，歡迎同仁隨時賜稿。

四、來稿請一併附上「著作授權同意書」。稿件經本刊接受刊登後，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本刊做下述利用：

- 1.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 2.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 3.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稿件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 4.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作者應保證稿件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前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六、執行編輯得在不更動原意的情形下潤飾來稿，如不接受修改請事先告知。

七、有關本刊之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執行編輯聯繫。

封面照片：謝宿蓮，「都蘭山神話」(2005) 壓克力、油畫 200*400CM，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藏（攝影：張至善）。